



過去，當人們提到滑雪旅行時，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法國阿爾卑斯山、瑞士的策馬特，或者日本北海道的二世谷。然而，這些地方不僅距離遙遠，旅費昂貴，而且歐洲許多老牌滑雪場的設備較為老舊，對於初學者來說並不友好。如今，隨着中國冰雪運動的蓬勃發展，越來越多的滑雪愛好者開始將目光投向內地，其中新疆已經成為熱門的滑雪勝地。

近年來，中國大力推廣冰雪運動，尤其是在北京冬奧會的帶動下，全國各地的滑雪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，使得滑雪這項運動不再只是少數人的專屬活動，而是成為許多普通民眾冬季休閒的新選擇。新疆憑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完善的滑雪基礎設施，迅速崛起為中國最受歡迎的滑雪目的地之一。

新疆的冬季氣候乾冷穩定，雪質鬆軟而細膩，與世界知名滑雪勝地相比毫不遜色。無論是初學者還是資深滑雪愛好者，都能在這裏找到適合自己的滑道。烏魯木齊周邊的絲綢之路國際度假區、阿勒泰的可可托海滑雪場、將軍山滑雪場、那拉提國際滑雪場等，都以優質的雪道和現代化的設施吸引着來自全國各地的滑雪者。

相比於傳統的歐洲、日本滑雪場，新疆的滑雪場設備更新穎，滑雪體驗更加舒適，同時配備了完善的度假設施，包括高級酒店、溫泉、特色美食等，讓遊客在滑雪之餘也能享受愜意的度假時光。

如今，每逢雪季，新疆的滑雪場總是熱鬧非凡，從滑雪新手到專業玩家，都能在這裏找到樂趣。冬季去新疆滑雪已經不僅是一項運動，更是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。隨着新疆滑雪資源的進一步開發，未來很可能成為亞洲滑雪愛好者的首選目的地。



風雪裏的奇兵

南方的三月拂堤楊柳、草長鶯飛，但在北方，風裏還裹着碎雪，仗着自己尚有餘威橫衝直撞。東北的街頭，哪怕年早就過完，糖葫蘆攤子依舊精神抖擻。玻璃櫃裏紅艷艷的山楂，就像一串串還沒熄滅的燈籠，但老饕們都知道，這時候最讓人惦記的，不是山楂，而是旁邊其貌不揚的「山藥蛋」。灰撲撲的小圓球穿着晶亮的糖衣，咬開是糯中帶韌的驚喜，一股暖氣直抵心尖。

山藥蛋這個詞，對很多南方人來講確實陌生，但在我生活的土地上，從小它就是不可或缺的陪伴。寫完作業、放假時；逛個街、周末陪老媽「掃」個菜市場，一顆顆山藥蛋總能穩如泰山，接住你所有的心血來潮，也能勤勤懇懇，將這時間的年輪打磨得光潤、綿長。這名字聽起來憨厚，實則是山藥的珠芽，埋在土裏攢足了澱粉，一出場就很百搭。北方人尤其愛用它燉湯、燉菜時當個「添頭」，但最顯山露水的，還是在糖葫蘆的舞台上「一枝獨秀」。據說起初是小商販們用光了山楂，靈機一動把蒸軟的山藥蛋串成串，蘸糖掛出，沒想到誤打誤撞竟大受歡迎，時至今日，都是東北、河北一帶冬日甜品界的狠角色。

如果說山楂是酸酸甜甜的初戀，那山藥蛋恐怕可比喻成忠心不二的老友。別人用力吸睛，它輕巧藏拙。吃山楂，吃的那股糖衣脆皮下，咄咄溜酸的反差，可吃山藥蛋，就像坐上了熱炕頭，不但沒有一點突兀感，還能聊着、笑着，敘舊着，渾然不覺天色已晚。做這隻糖葫蘆，食材要蒸透，好的山藥蛋外層微微起沙，內裏卻留有一絲勁道。咬下去脆殼「咔嚓」一聲裂開，糯香的山藥在口腔打滾，甜得和氣，嚼得帶勁，反而襯出一股樸實的糧食香，扎扎实實，在吐着圈的哈氣中，一口一個，停不下手。



年初以來，DeepSeek掀起的新一輪人工智能大模型熱度持續升溫。很多人在摸索探究中驚然發現，AI能否生成高質量的答案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類的提問是否有價值。在當下人工智能已經能夠提供日臻完美、無懈可擊的答案之時，「人類智能」卻面臨着新的挑戰——它會答，你會問嗎？

其實，我們每個人小時候幾乎都經歷過「十萬個為什麼」的階段，不斷地提問、解答、追問，是我們對這個世界逐漸建立認知的過程。但進入

傳統教育體系之後，這種好奇心和探究力卻慢慢被消解了。很多學校採用「填鴨式」教學模式，導致學生「學」有餘而「問」不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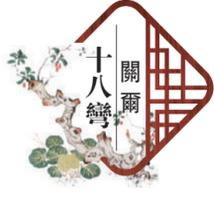
所謂「學問」，其底層邏輯應當是「學以問為上」。愛因斯坦就曾說過：「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。」一個好問題可以引導我們打破常規思維，拓寬視野格局。做到「學」中生「問」，「思」中善「問」，才能帶領我們通往無盡的思考之地，開啟更多的智慧之門。

不過，很多時候我們缺乏的並非

提問的能力，而往往是提問的勇氣。或許是囿於「面子」文化、社交規則和集體氛圍，大多數人都奉行「沉默是金」，而那些敢於提出問題的「孤勇者」，反而被視作另類的「刺頭」，甚至有時候會淪為「背鍋俠」。

從兩千多年前屈原的《天問》，到哥倫布新大陸的發現，歷史上許多偉大的發現和創新都源於對問題的思考和驗證，進而推動了人們探索世界的動力與野心。在當下數字化轉型浪潮中，我們更應創設鼓勵提問的環境

和包容開放的氛圍，讓學問的火花在問題的碰撞中迸發出更加絢麗的光芒。唯其如此，才會有更多創新者以問題意識穿透迷霧、破繭成蝶，在科技「無人區」開闢出更多更廣的新路。



逢周一見報

孔德沚

茅盾作為文學大師名滿天下，他的太太孔德沚卻未必有很多人知道。我的導師葉子銘教授是茅盾研究專家，我最早就是從他那裏聽到孔德沚這個名字，後來又從一位師兄那裏聽說了一些孔德沚的軼事。最近在《點滴》上讀到孔明珠的文章《我的媽媽孔德沚》，才對孔德沚有了比較全面的了解——身為茅盾太太，孔德沚的一生着實令人敬佩。

孔德沚與茅盾是各自爺爺定的「娃娃親」，茅盾父親得知消息後一口答應，只是提出兩個條件：「女孩子不可纏足、要讀書」，然而這兩條

在孔德沚「過門」之前孔家並未嚴格執行，所以等孔德沚與茅盾成婚時，她在文化程度上與茅盾是有距離的。雖然茅盾對此並不在意，但孔德沚「是個好勝心強的女子」，在茅盾母親陳愛珠的幫助下，她開始識字並以二十「高齡」去上小學讀女校。從家鄉到上海與茅盾生活在一起後，她不但生兒育女，而且在丈夫的引導和支持下，開始「參加婦女運動搞宣傳，在夜校教女工識字」——這表明孔德沚很早就參與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運動，並與這一運動的早期領導人王會悟、張琴秋、楊之華等並肩戰鬥。

茅盾在流亡日本期間感情發生變化，孔德沚得知後忍辱負重並最終原諒了茅盾——對家庭穩定的維持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延續茅盾的創作生命。當茅盾和孔德沚的女兒沈霞為了革命事業獻出生命之後，孔德沚作為母親強忍哀痛默默地承受着這份失女的悲傷。新中國成立以後，孔德沚身為「新女性」和早期革命者，原本也會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事業，可是在周恩來「照顧好茅盾同志」「這是黨交給您的任務」的指示下，她為了茅盾只好「犧牲」了自己。

茅盾晚年這樣評價孔德沚：她的

一生「就是為他人而做出犧牲，為了我們一家人而奉獻自己」，「她是能夠幹一番事業的，但她放棄了」，「這是無私的奉獻，是一種崇高的精神」！「我愛之敬重之」。終究，在這個世界上最理解孔德沚的，還是茅盾。



逢周一見報

現代丁蟹

上世紀八九十年代，不單是港產電影的黃金盛世，也是電視劇風行的年代。當時香港大部分家庭都以電視劇「送飯」，即是一邊吃晚飯，一邊追看電視劇，風行程度，可想而知。不少電視劇角色都深入人心，令觀眾津津樂道。當中的善人角色多不勝數，壞人角色亦不遑多讓。九十年代初風靡觀眾的《大時代》就是其中一齣代表作，觀眾不忘劉青雲飾演的方展博，但更多觀眾難忘鄭少秋飾演的丁蟹。

當時已經紅透半邊天的鄭少秋，其古裝大俠形象深受觀眾歡迎，他飾

演的楚留香、張無忌、葉孤城，都為觀眾愛戴。鄭少秋於《大時代》飾演丁蟹，卻是截然不同的角色。除了因為鄭少秋的演技出眾，能夠活現丁蟹的形象，編劇創造該角色亦有獨到之處。

丁蟹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角色？他出身草根階層，曾習武術功夫，年輕時憑着一股蠻勁過活。本來這並沒有什麼問題，但是丁蟹我行我素，永遠都認為自己是對的，不理他人感受，更不理別人死活。他與劇中另一角色方進新本是好友，但後來丁蟹卻把方進新打至傷殘；丁蟹鍾情少女羅

慧玲，即使羅慧玲多番拒絕，丁蟹仍然一廂情願，令羅慧玲痛不欲生。多年之後，丁蟹生意失敗，竟將四個兒子從摩天大廈高層擲下，牽起全劇高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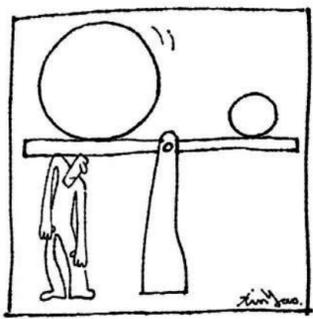
丁蟹本來只是編劇家筆下創作的角色，但是栩栩如生，原來現實世界亦真有這類人存在。

香港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都設有關愛座，優先給予有特別需要人士使用，但一些壯健成年人仍會與長者或殘疾人士爭奪座位，那就是不理他人感受。一些西方國家領袖自稱追求平等公義，但自作主張要令別國土地變

成旅遊地帶，原本擁有土地的人民卻不能回國。凡此種種，真有點像丁蟹的角色一樣：自以為是，目空一切，強人所難，恣意妄為，難以令人信服和理解。

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

在生活中，搞平衡往往是以傾斜自己為代價的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老身猶健 不言退休

行經巴士站時，坐在長椅上候車的婆婆問我坐不坐？我本是徒步走去一個地方，見她如此，不想拂她好意，便在她旁邊坐下息息腳。她看着我的臉問：「五幾啊？」五幾？我這麼顯年輕嗎？一時沒答上話，她自顧自地說：「我五一年的，屬兔。」噢！原來是這個意思。

當時是下午三點多鐘，她說剛收工。她早上八點開工，來這裏清掃馬路兩旁的行人區域，按她所說的起始點目測了

一下，工作量不是很大。她包着頭巾，面泛紅光，精神狀態甚佳。她問我有幾個孩子，又打開手機給我看看她的兒孫，她有三個兒子，手機屏面上是大兒子摟着三個小孩，我誇他們長得好，她很高興，說：「我沒讀過書，可我的孩子都是又叻又靚。」看得出她有良好生活條件，但一把年紀為何還要出來掃街？

香港很多人像這位婆婆，身體仍硬便不言退休。最近我家屋苑的花王因家人患病請

長假，他所在的清潔公司派來替工，工作也很在行，若不是替工自稱八十歲了，還真沒看出來。

幾乎行行有老當益壯者，他們不願被年齡所定義，繼續享受着工作的樂趣。



逢周一見報

康城森林

在深圳住宅拔地而起之前，香港有個不那麼為人所知的紀錄，那便是摩天住宅樓的數量。摩天住宅樓，就是高度已經達到二百米摩天大樓標準的普通住宅小區。這些摩天住宅中，又以將軍澳區的建築最多最密集。

多年之前，我曾經住在將軍澳區，彼時的將軍澳，南邊臨海的悠遊區域尚未建成，政府入境事務處大樓也未建好，反而港鐵站上蓋的幾座大型屋苑已經入伙。與市區內老舊的密集型唐樓洋樓不同，將軍澳區不論是私人住宅抑或是政府興建的公屋，都主打一個「高聳入雲」，動輒六十層以上。從地面向上望去，層層疊疊的摩天住宅儼然要穿透濕氣籠罩的雲端。

但將軍澳區仍然有不少高度「正常」的建築，例如調景嶺的學校，將軍澳站的政府大樓。高矮交錯之間，倒也不會顯得壓抑。可如

果沿着道路一路往康城方向行進，反差感就會撲面而來。

由將軍澳站往康城散步，沿着綠意盎然的公園綠道穿過步行橋，全港人口密度最大的私人住宅森林康城就映入眼簾了。遠遠望去，海灣之中陡然矗立一大片超豪宅，彷彿守護海灣的衛士。走進住宅森林中心的公園往天上看，遮天蔽日的高樓遮蓋住了天空，密集住宅後方，就是一大片碧綠山景，一大片高樓的頂部似乎已經高過山巔。

這片驚人的水泥森林幾乎已經建成，兩萬五千個住宅單位以及超六萬的居民，共同為這片驚人的水泥森林譜寫獨特的歌曲。



逢周二見報

時尚創意的手袋

時尚創意如何發揮在女士們的手袋設計上？手袋本是用於日常生活的一種單品，但隨着不斷創新的意念，今日女士們使用的手袋，既有充足的載物量，可放置各種隨身物品，在款式設計方面也已遠超實用的功能。

以前流行的手袋款式大多比較簡單，色調也大多集中於淺色和深色基本系列，晚裝手袋主要用在宴會場合，一般日常外出可以很隨意地用同一個手袋，日夜沒有分別。不過，隨着時裝潮流的演變，手袋的款式設計和搭配，已足以追上整個時裝組合。

像流行的托特包，從最初的普通大袋型，到現在流行短手柄設計，外形更簡潔。不少名牌也有托特包產品推出，其受歡迎程度已不再限於只是一個收納袋，托特包有大有小，更有設計精美可側頂的袋款。某名牌推出意大

利文化色彩的晚裝手袋，手挽與長肩帶兼備，設計精緻優雅，襯托出華麗的氣息，可搭配不同風格的服裝。近年晚裝手袋也不再只是純色設計，而是着重優秀的工藝製作。

雖然名牌一向喜用品牌商標作為設計標誌，不過創意下也令刻板的商標變得更生動和富立體感。某一名牌，就以商標的簡寫設計在小皮袋上，皮袋可作腰包，也可作肩帶裝飾，雖然皮袋細小，商標仍顯得十分吸引。手袋已不再局限於某一種場合使用，經過悉心搭配，手袋就能完美地融合到不同的時裝造型中。



逢周二、四見報